何人新晃书『燕然』

舒维秀

『燕然』石刻。　作者供图

一

《新晃县志》载，“燕然”石刻在老晃城。具体在哪里？人说在兴隆中学后山。深秋的一天，我和友人踏上了寻字之途。字在兴隆中学后山，要看石刻，得从原兴隆乡政府后背大字湾上去。

等我们转到这个湾里，全是因修沪昆高速公路安置的搬迁户砖房。我走近一老者，请问老人家，山上刻有“燕然”两个字是哪个地方？老人手一指，从这条路横过去，再往上走，走到山边，有两栋房子，房子后山就是“燕然”石刻了。

从新晃城南通达路一路口拐进大字湾，又朝上走，总共二百四十多步远，到了两栋房子边。问在门口闲聊的老妇“燕然”石刻在哪？老妇手朝两栋房子中间一指，在屋后山上。这里房子建得比较密实，我们左走右走，就是找不到去屋背的路。

“你们是来看大字的吧？”从左边房里走出的中年妇女问。大字？我们一时不解。“大字就是刻在岩山上的字，”妇女见我们疑惑，解释道，“因为有这两个大字，我们这地方小地名才叫大字湾的。”哦！我们恍然大悟。“得从我家楼梯上到二楼，才可以看见大字。”她领我们进屋上楼。

屋后这山不高，不过二十五米样子，中间有块比较平滑且呈略鼓形的赭红色丹霞岩壁。岩壁上头的土较疏松，日晒风吹的，粉尘落在岩壁上，灰蒙蒙一片。字在哪？这二楼离岩壁不过五六米远，我们一时却找不到“燕然”。那不是字？妇女手指处，岩壁有凹形字迹。我掏出手机，调到拍照模式，拉近一看，果是“燕然”。只是这字有些灰头土脸，周边生有细杂草，草也是枯灰枯灰的，草边上有一丛野菊花，鲜黄的，衬托出一些生机。

写入县志的“燕然”石刻，就“住”在这前被民房紧逼，周遭泥土裹面的地方？字迹全然没有名山大川摩崖石刻的雄峻光亮。虽说前几年，相关部门已按1∶2的比例，将这“燕然”二字复刻在怀化市迎丰公园某处石壁上，但作为“原版”，它周边的环境不应该如此。

“燕然”二字，隶体，笔力浑雄，字迹丰腴，刻工苍劲。查阅资料，“燕”字高81厘米，宽76厘米，“然”字高67厘米，宽79厘米。

读中学时就知道“燕然勒石”“封狼居胥”的典故，可那是在遥远的汉代和大西北边的故事，怎么南地的楚尾黔首，也有人勒石燕然呢？

二

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形成过程中，中原王朝与北方、南方各民族，有着长时期的交往、交流、交融和共御外侮的历史。张璠《后汉纪·和帝纪》载：“窦宪字伯度，拜车骑将军，与北单于战于稽落山，大破之。宪遂登燕然山，去塞三千余里，刻石以纪汉功，纪威德也。”说的是东汉永元元年（89年），窦宪领兵在稽落山大败匈奴，追至燕然山（今蒙古国杭爱山），迫使匈奴西迁，终结了匈奴对中原数百年的威胁。于是命随军史官班固撰写《封燕然山铭》，并刻在摩崖上，以宣扬汉朝威德。

铭曰：“惟永元元年秋七月，有汉元舅曰车骑将军窦宪，……暨南单于、东胡乌桓、西戎氐羌、侯王君长之群，骁骑三万。……斩温禺以衅鼓，血尸逐以染锷……兹所谓一劳而久逸，暂费而永宁者也。乃遂封山刊石，昭铭盛德。”

燕然勒石，载入史册。这一战役，是东汉与北匈奴之间最后一场大战。20世纪90年代，两位牧民在崖下避雨，猛抬头发现了模模糊糊的石刻。2014年，蒙古国把踏勘照片、拓片寄到中国，由于太模糊而无法解读。2017年7月27日至8月1日，中蒙两国大学合作实地踏勘，发现了窦宪破匈奴后的石刻。经认真辨识，初步确定此石刻即著名的班固所书《封燕然山铭》。具体在蒙古国中戈壁省稍微靠西南的地方，刻在杭爱山一条支脉向西南突出的红色岩石上。摩崖石刻宽1.3米、高约0.94米，离地高4米多。经过仔细核对和辨识，最终确定该石刻的20行260多个汉字中的220个汉字，就是班固所作的《封燕然山铭》。

史书记载的《封燕然山铭》是292个字，比石刻的260多个字，多出了三十几个字，中国学者认为，所多的字基本是古汉语中的语气助词，像“盖”这种助词就没刻上去，整个内容是一致的。另外，从字数上看，可以肯定，公元89年随军的班固写了《燕然山铭》，并刻石。《后汉书》记载的《封燕然山铭》，是在刻石内容基础上人工润色。

“燕然勒功”是我国历史上首次有战功刻石的记载。由此衍生出许多同源词语，如刻燕然石、勒勋燕石、勒燕然石、铭功燕然等二十二个。历代文人多有咏“燕然”诗句，如王维《使至塞上》“萧关逢候骑，都护在燕然”；李白《发白马》“倚剑登燕然，边烽列嵯峨”；范仲淹《渔家傲·秋思》“浊酒一杯家万里，燕然未勒归无计”；陆游《夜泊水村》“腰间羽箭久凋零，太息燕然未勒铭”，等等。

在奔腾不息的历史长河中，“燕然勒石”，已逐渐演变为中华文化中边塞精神符号，象征建功立业的壮志与家国情怀。

三

大字湾里的大字是谁人所刻？所为何事？据目前资料，国内“燕然”勒石，仅发现了新晃城南大字湾一处。

新晃位处湘黔要冲，是华中华东进入西南的孔道。《新晃军事志》记载，新晃古属夜郎国，历史上属黔中郡、武陵郡、沅陵郡所辖，在此设过龙标县、夜郎县。唐贞观十五年（641年）另设晃州，为西南诸蛮51个羁縻州之一。自公元前279年，战国楚倾襄王遣将军庄蹻从沅水伐夜郎以来，至有清一代，较大的军队经过此地或此地及周边爆发农民反抗起义事件，有十九起之多。

朝廷用兵，多有可能勒石燕然。大字湾的“燕然”，一说是东汉伏波将军马援所刻。马援是东汉南征北战、屡立战功的将军，建武二十四年（48年），以六十二岁高龄，领兵远征武陵、五溪蛮等，受阻于今怀化市沅陵县壶头山，病逝军中。时人感其老当益壮、马革裹尸，沅水流域多地建有伏波宫、伏波庙。但新晃“燕然”不可能为伏波将军所刻，原因是他出征武陵，比燕山勒石早了四十余年。另外他病逝于沅水下游壶头山，军功未立，不可能跑到沅水上游的溆水边来勒石。

二说是诗仙李白所刻。李白写《长相思》三首，其中有“此曲有意无人传，愿随春风寄燕然”句，表达的是思念远在边塞的心上人之意。至德二载（757年），李白因渴望从政实现人生抱负，应召入永王李璘幕府，后永王“谋反”受牵连，在友人说情下，改死刑为“长流夜郎”。十五个月后抵达巫峡。乾元二年（759年），肃宗大赦天下，李白从三峡回江陵。李白一介文人，虽曾仗剑去国，却无马上杀敌军功，他怎么可能刻“燕然”呢。再说他“长流夜郎”，走的是从浔阳溯长江而上，到达白帝城附近时遇赦。不可能是走沅水、溆水去夜郎。大字湾“燕然”字左边，有民国二十三年（1934年），时任晃县县长李奉三题跋：世传李太白题此，款识莫能辩，嗣而葺之，亦韵事也。

三说是宋代宰相章惇所刻。熙宁二年（1069年），朝廷派章惇“开边湖南”，开梅山，招抚湘西。熙宁七年（1074年），章惇收复晃州，归属卢阳县，隶沅州。

大字湾“燕然”石刻，在京昆古驿道边，距溆水河的晃州渡约一华里远，这里是湖南进云贵的必经之路，章惇收复晃州后，在渡口附近勒石纪功，也是有可能的事。明洪武十四年（1381年），朱元璋派三十万大军经过此地征西南，也可能在此刻“燕然”。明清两朝，此地常有纷争，也许其中某位将领有雅风，在此燕然勒石，也未可知。《新晃县志》说，此“燕然”相传刻于清初，那时此地大的兵事是吴三桂叛清，吴军驻扎晃州五年，莫非吴三桂也刻石？

四

俱往矣。二十世纪以来，新晃也经历过几次大的兵事。但都没有勒石纪功，而是把军功勒入历史，刻在民族记忆深处。

新晃境东端波洲镇门龙坳，与芷江交界。坳西有一关隘，名蜈蚣关，又名七盘岭。乾隆年间以蜈蚣音同无功而改名得胜关。民国四年（1915年）12月，袁世凯称帝，推翻共和。湘人蔡锷于云南宣布独立，反对袁世凯。次年贵州也宣布独立。滇黔两省合组护国军，挥师东进讨袁。1916年2月5日，黔军王天培部袭蜈蚣关，相继占领了门龙坳。袁军退守芷江，黔军攻占芷江后，与袁军对峙于麻阳，直到袁世凯死去。

民国二十五年（1936年）1月2日，从湘西出发长征的红军二、六军团到达新晃龙溪口。贺龙等在龙溪口正街春和瑞商号设立指挥部，组织便水战役。1月5日，红军在新晃、芷江交界处的蜈蚣关、门龙坳、对伙铺一带高山密林埋伏，另一部红军沿溆水河而下，准备切断便水渡口。下午二时左右，红军与尾追之国民党军队打响战斗，至6日晚战斗结束，红军毙伤敌军近千人。7日晚，红军离开新晃进入贵州。

在红二、六军团中，有个新晃籍的战士叫江文生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回龙溪口定居。20世纪80年代中期，军旅诗人胡世宗重走长征路来到龙溪口，江文生向他讲起一个草地沉马的故事。过草地时，搞不到吃的，战士们七八天没吃饭了，人走着走着，就陷到沼泽里去了，无力再挣扎着出来。忽然，战士们发现一匹战马也陷进了沼泽，饿得两眼冒火星的战士拿起刀子想上去割马肉吃，另几个战士急忙阻拦，说战马是红军的战友，怎么能割它的肉吃呢……双方争执中，战马渐渐沉入沼泽。胡世宗被这个故事深深感动，创作了诗歌《沉马》，引起轰动。2023年，新晃侗族自治县在龙溪口建立“红军长征沉马故事纪念馆”。2025年末，上海国防大学政治学院决定复制纪念馆内的沉马雕塑，作为学院永久教材。

1949年年底，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经新晃向大西南挺进。国民党残余势力勾连湘西土匪，妄图东山再起。土匪头子姚大榜等蚁集凉伞乡一带，拼凑“前进指挥所”“游击义勇军”，四处骚扰，气焰嚣张。1950年10月，新晃成立剿匪指挥部，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七军某营进驻新晃，发动群众组织县大队、区中队、民兵等地方武装，年底即达到两千一百多人。12月25日晚，姚大榜夜渡溆水河时，船被解放军子弹打翻，姚溺毙于溆水。1951年底，全县剿匪结束，共歼匪5800多人，县境自此河清海晏。出生于1926年5月的贡溪镇碧林村百岁老人龙海生，至今仍清晰记得当年作为民兵参加剿灭姚大榜土匪的事情。

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，新晃共有830多名各族青年响应“抗美援朝保家卫国”号召，参军开赴朝鲜前线。以英勇顽强的作风，打出了湘西人的血性。侗族青年战士姚本林，因作战勇敢，获得“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功勋奖章”。在新晃籍抗美援朝军人中，出身于凉伞乡穷苦人家的曹玉清，从放牛娃成长为共和国少将。在“文登里地区反坦克作战”中，他担任师长的志愿军第68军第204师共击毁、击伤美军坦克40多辆，受到彭德怀司令员表彰。

时序已是隆冬，小城大街上又出现了“一人参军，全家光荣”等宣传横幅。不多久，又一批新晃的各族热血青年，即将奔赴祖国各地，去书写属于他们报效国家和人民的新“燕然”荣光。

红军长征《沉马》故事纪念馆雕塑。　资料图

湘江观潮
湖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协办

回归写生 唤醒色彩

贺羽

1986年的初夏，我还不满15岁，在父亲陪同下从株洲来到长沙，走进了新落成不久的湖南师范大学美术系教学楼，参加中央美术学院附中的招生考试。那次考试是我人生一次重要的转折，当新学期开学时，我被录取并远赴北京求学。

2026年1月，我重又走进这幢大楼。当年记忆里雪白的墙壁和弥漫着一股新刷涂料气味的楼道，40年后已经显出了有些斑驳的底色。这一次，我是应湖南师范大学的邀请，为家乡美术界与油画工作者举办“贺羽油画研修班”。

开班首日，看到来自全国各地的美术同仁会聚于此，眼中带着诚恳与专注，我心中满是感动。此次研修班为期一个月，时间虽短，感触却深。常有人问我，为何专程回到湖南筹办这样一个短期研修班？我想将其中纷纭的思绪略作整理。

这个念头的萌生，始于2023年我在新疆艺术学院挂职美术学院院长时主持的暑期油画研修班。通过研修班，我看到，这种以写生为教学方式，聚焦具体问题、高强度、沉浸式的短期油画研修，能够切实触动参与者的基础绘画观念与核心创作思维。有些关于绘画的本质问题，需要在画架旁、在模特前，进行老师与学员间共同的写生与观摩，这样才能被真正讨论与领悟。那次研修班取得了很好的教学成果，那么，是否可以将这样的研修带到家乡湖南？

湖南于我，既是故乡，也是艺术之路的起点与根基所在。这片土地走出了许多重要的艺术家，有着朴素而浓厚的艺术氛围。然而，在当代图像技术迅猛发展、视觉信息泛滥的今天，绘画，尤其是油画写生这一依赖观察客观对象进行描绘的艺术形式，正面临新的挑战。应对之道在于重返源头，即坚持面对真实对象的写生传统。秉持这一理念，本次研修班便是我与学员们共同进行的一次具体实践。

我并不忧虑技术的演进，而是伴随这种演进可能发生的“感知的疏离”。相机、手机、软件乃至人工智能，使我们获取、处理乃至生成图像变得空前便捷。但危险恰恰潜藏其中：当画家过于依赖甚至习惯于通过屏幕来观看、参照与组合“图像”时，是否已在不知不觉中，远离了用双眼直接观察“对象”时所触发的那一整套鲜活、综合的感官体验？

绘画，尤其是源自西方的油画传统，其核心之一便在于那种“在场性”——画家与对象处于同一时空的光线与空气之中，用手、眼、心协同工作，将三维空间的实体转化为二维平面的画面。这个过程包含着取舍、强化、归纳与创造。倘若失去了这种“在场”的写生实践，油画语言便容易滑向概念的图解与表面的效果。

因此，本次研修班的所有课程设计，都围绕着“回归写生”这一目标展开。我将教学重点明确置于“色彩”之上。造型固然是根基，但对于油画而言，色彩是其核心要素，画面的品质关键在于色彩关系的把握。其微妙关系、色调的整体和谐，必须依靠画家的眼睛与修养去判断。遗憾的是，色彩修养的薄弱，恰恰是目前许多油画作品的通病。课程从肖像至人体，再至外光风景，正是希望通过不同课题的写生实践，引导学员重新建立一种整体的、比较的观察方法，将对色彩的认知从模糊的“感觉”提升至可理解、可操作的“规律”层面。

本次研修班，我邀请了俄罗斯模特进行人体写生。这一安排，其目的不在于寻求表面的不同，而是出于纯粹的教学考量。不同的骨骼结构、肤色质感与发色，意味着学员必须直面一套不同的描绘对象。它迫使画家放下固有经验与习惯性用色，重新回到观察起点，去分析、捕捉那些不熟悉的色彩冷暖与明暗转折。当学员们凝神面对这一新对象时，那种专注而困惑、继而尝试探索的状态，正是回归了“面向对象”而非“面向概念”的写生本质。

我希望将中央美术学院的教学积淀，将个人对西方油画语言的感悟心得，融入湖南油画创作的土壤，为家乡的油画创作与美术事业尽一份绵薄之力。油画之路漫长，离不开沉静的心态与扎实的功夫。油画虽源自西方，却早已深深融入中国美术的血脉，成为表达民族审美与时代精神的重要载体。我认为，坚持油画的本体语言，深耕写生实践，是在当代守正创新的坚实道路。此次研修班的意义，就在于将围绕油画本体语言的研习与写生实践，置于湖湘丰厚的艺术传统之中。大家共同投入的这段时间与心力，旨在深入理解造型与色彩的规律，以期未来能够以更成熟、更具底蕴的油画语言，展现时代进程中的湖湘风貌。

（作者系油画家，中央美术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）

贺羽油画研修班。　作者供图

本社地址：长沙市芙蓉中路　广告发布登记：湘市监广登字〔2019〕第17号　广告部电话：（0731）84326026、84326024　邮箱地址：4326042@126.com　零售：每份2元　本报印务中心印刷（长沙市黄金西路）